

有人说,贺友直的连环画,尤其是《山乡巨变》,与齐白石的变法丹青、林风眠的中西妙合、潘天寿的文人画变体、叶浅予的舞蹈速写、黄永玉的《阿诗玛》版画以及李可染的长江写生等,共同构成的美术浪潮,震动、唤醒并影响了中国一代美术人士的眼、手、心!

每次见到贺友直先生,我就好像面对一位隔壁邻居退休的普通老头,从来没有把他看成艺术大师。我习惯称他“老头”,他则唤我“小鬼”,因为他不屑将自己装扮成所谓的大师,他的一言一行,哪怕是衣着,都是一派平民气象。照理说,获得“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终究是一件人生大事。领奖时,无论是着装还是讲话,获奖者总该细细琢磨一番。没想到,他竟套了件平时上街穿的黑大衣,里面穿一件半旧不新的羽绒背心,头戴一顶鸭舌帽。当华丽的大屏幕徐徐展开时,只见他信步走来,脱下鸭舌帽向观众致意,在舞台中央站定后,还举起右手敬了个礼。

“贺老头”年轻时家境贫寒,想着学点英语就可以吃“外国饭”,多赚点钱。每日黄昏时分,他从天平路的家一直走到雁荡路的夜校,去补习英语。上课时,附近“锦江餐室”洋葱猪排的香味会飘到教室里。虽然吃不起,但闻一闻香味也算解了馋。遗憾的是,断断续续学了四年,只背下了不少单词,却无法将单词组成完整的句子。所以,他感叹自己的英语属于“散装英语”,最终也没能吃上“外国饭”,倒是画画的天赋赋予了他新的生命色彩。

由于父母早亡,生活拮据,“贺老头”读书读到六年级便辍学了。幸亏太太的嫡亲舅舅在文庙摆摊,认识一个画连环画的人,于是他意外得到了画连环画的机会。虽然不懂何为连环画,但匆匆翻阅几本租来的连环画,他便凭想象大胆地画起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福贵》。没想到,处女作印成书后一分钱稿费也没到手,据说老板早已逃到香港。“贺老头”生活日渐窘迫,有时就靠一副大饼油条对付一整天。有一年年三十仍在外东奔西走,借钱过年。可是,待钱借到手已是傍晚,菜场早已打烊,只得买两罐“梅林”罐头肉,挨过那个难熬的除夕……直到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他才看到生活的光亮。

随笔

平民气象

曹可凡



相对于程十发、顾炳鑫、刘旦宅、韩敏、赵宏本、汪观清的连环画,“贺老头”的作品以其深厚的白描功夫独步天下。他服膺李公麟和陈老莲的线条,也迷恋徐悲鸿的素描;但“贺家样”的线条并非照抄照搬,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据人体比例或是明暗调子进行组织,让笔下线条更富装饰性;而对所绘人物充满爱与温情,更是其成功之独门绝技。同时,“贺老头”善于运用细节刻画,表现对描写对象的真挚情感。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即便是一部《红楼梦》,也需依靠无数细节堆积起来。否则,便成不了《红楼梦》。连环画也是如此,必须从生活细节着手。譬如连环画《李双双》中,有一场景颇为经典。小说描写孙喜旺和李双双闹别扭后离家出走一月有余,内心感到愧疚,终于回家表示歉意。但双双尚未收工,喜旺便在院里劈柴,双双回家见状后“噗嗤”笑出了声,说了句“这个家不会开除你”。在

“贺老头”画的连环画中,双双示意怀里抱着的儿子将家里钥匙交给喜旺,整个画面细腻传神,意蕴无穷。

我曾经问“贺老头”此灵感从何而来,他说:“钥匙代表家和财富,但出于尊严,双双不能直接递过去。她就将钥匙套在怀中抱着的孩子指头上,暗示孩子递过去,以示原谅。这样,就把‘这个家不会开除你’这样一句文学语言转换成了绘画语言。所以,画连环画就要像电影导演那样,用蒙太奇手法把故事尽可能说得生动有趣。”“贺老头”坦白,这些构思均来自生活,“有时候和老太婆闹矛盾,晓得她快要下班了,赶紧拖地板,装装样子给她看。她一进门,看到我卖力地‘做生活’,面孔马上阴转晴,事情圆满解决”。

“贺老头”日常的一大乐事就是“荡马路”,观察生活。他每天起床后自己下一碗面,用前日吃剩的辣酱或排骨做浇头,美滋滋地享用一番。如果吃腻了,就上街随便买点点心,然后到襄阳南路、淮海中路兜一圈,了解世情百态。难怪“贺老头”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或美或丑或庄严或诙谐,总是活灵活现、千变万化,无不有个性、有感情、有故事、有谐趣,令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

“贺老头”论及齐白石的画时说:“好看,高雅,功夫。”他与白石老人同样功力深厚,不同的是,“贺家样”更加“有劲,世俗”,真所谓大雅近俗,各显风采。难能可贵的是,“贺老头”虽然“艺高胆大”、满身绝活,但一辈子安贫乐道、两袖清风,既不“为稻粱谋”,改行画国画赚取些许碎银,也不让自己的作品流入市场,成为一种商品交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贺老头”一张插画所得稿费,可以去锦江饭店吃上一桌,可是到了晚年,尽管他已被公认为艺术大师,一张插画也就只有数百元,但他照样精心绘制,乐此不疲。

“贺老头”数十年一直居住在上海巨鹿路一幢老式楼房的二楼,逼仄的屋子还被划成几个不同功能,“一室四厅”的说法由此而来。他总是一边喝着黄酒,一边撸一点家常小菜,乐乐呵呵地说:“财富是身外之物,更是累赘。做人就是要开心,要明白,要知足!”一辈子的曲折经历令“贺老头”拥有这样一份睿智和大度,足以使他笑对人生的风云变幻。

回味

父亲的纸笔

孙以煜

父亲走后,留下一堆宣纸。想起了他生前对我说的话:“这些东西,我不在了以后,你就拿去,放到你那儿。咱家也就你喜欢。”

是时,父亲年八旬,精神却足。小楷《心经》,每周三幅,当精神体操。因此,父亲的话,让我徒生戏谑,脱口便道:“啊,那我就是有遗产了!”父亲蓦地一怔。虽然举动细微,我却敏感地意识到,话重了。

父亲生宣熟宣草皮纸地购买,一刀刀堆积,一堵墙般厚重了,却不见收手。笔墨也整箱整箱地堆积,库房落不下脚了,他仍购买不止。只要有人来家,就不厌其烦地搬出来展示,也把他写的《心经》展开给人看。遇到赞叹说好的,那纸笔就成了顺手馈赠的礼物。今天想来,恍然若揭。笔墨纸砚是他的情物,更是他的寄托。年届八旬,却揣着百年梦想,他要一直写呢!所以,蓦然间醒悟,父亲是揣着念想活着的。虽86岁突然西去,但因

了这多纸笔撑满了他的生活,活着的时候,他心里是富足的。如此作想,便不再为他没有尽享他的宝物而难活了。

如今,父亲的纸笔都在我的手里。我有着和父亲一样的笔墨情结,却不用向父亲那样,把买纸买笔当乐趣,有生之年,物尽其用,把父亲的纸笔,消磨掉,反成了我打发时间的“尤”物儿。于是,开始写字,从碑帖开始。

以前,总听书家动不动就以试纸试笔,聚在书画店里厮磨。店家借此得了书画家实验笔墨,书家则免费释放了心结。各取所需,便以为,是互为因果的商业行为。如今,当我抱着一本字帖,在父亲遗留的熟宣、生宣、夹宣、草皮纸上书写的时,才发现,试纸,试笔,还真有那么回事。所谓笔性、墨性、纸性,是也。

谢谢父亲,你给我铺了一条消磨余生的乐道,也藉此,不再为你的遗存而悲伤灰弥。

炫耀与喧闹的年龄,满脸都是青涩与好奇,清晨的风,意味着又一个重新开始,明天比今天好,总值得期盼,年轻人多呈幸福状,为我们的青春干杯!眼里噙着泪水。中年人则精力短促,神志不旺,心事重重,清冷离群,对眼前事谈不上厌倦,也谈不上欢喜,没有不开心,也没有开心。

张爱玲针对市井小民的闲言碎语,“自己生活贫乏的人,才喜欢刺探别人的私事”。没有高估自己,也没有低估他人,每个人听到这话,都以为隔空喊话指向自己,平庸乃人之常态,世间百态,不过人情世故,生活表面的相似,却令人不安。职业化是一种工作状态的独立化、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一种专门的职业当由稳定的人从事。与众不同,需要高明见解,也需要过人胆识,一边厌倦现有状况,一边顺势而为混了一天又一天。普通人普通生活,却不甘心普通过,即便散落的人生,过好也不易,所有的失望,都是将自己看得不普通,苛求者有所累,无为者倒是无所谓。

药物治不好心病,反使烦恼倍增,想心事不觉路远,思前谋后,几成虚度。时间会证明,任何来日方长都会过期,之前自以为完成的有意义之事,今天看来,不过世间无趣里又添一笔,巴不得毁其少作。城市似乎很小,出门便遇熟人,城市仿佛很大,一如难得一见有趣的灵魂,总也遇不到想见之人。遇到是概率,遇不

到是天意。天空一直都在,只是云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虽日迟到了,依然高兴,来了为什么要走,会走为什么要来。离人无语月无声,任何感情搁置在时间里,都为琐碎成生活片段,并化之为齑粉,淡之为清水。

人生碌碌,竟短论长,只有少数人能聆听到内心深处的声音,继而听之,聆听不到,便是没有。外在现实越是坎坷闭塞,内心世界越是广阔悠古。鹤鹤一枝,安顿在属于自己的小时光里,不用照顾他人情绪的独处,便属所幸之事。饭要常吃,面要常见,朋友圈里的陌生人越来越多时,便不再指望沿途发生的邂逅。



感悟

天意

介子平

《故事里的事系列》王晰作

人物

张桂梅一边给人道歉,一边解释小萝卜头与她的关系。同行的乘客听了大为感动,马上转变了态度,跟她一起来照顾小萝卜头。去北京的时候,张桂梅带着小萝卜头专门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国旗班的班长被张桂梅的事迹所感动,还抱着小萝卜头一起合影。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早起看升旗,没睡够,在那么有意义的时刻,小萝卜头居然在国旗班班长的怀里睡着了,张桂梅怎么叫都叫不醒。这件趣事,多年后还经常被“母子俩”开心地提起。

2

儿童之家的孩子们都知道,张桂梅为了儿童之家,受过很多苦。孩子们心里特别清楚,他们之

所以能够在儿童之家幸福地生活着,全都是因为张桂梅妈妈超出人们想象的付出。

儿童之家成立的时候,政府每年划拨的工作经费只有7万元。这哪里够几十个孩子一年的生活开支啊?在张桂梅心里,她的儿童之家,不仅仅要让孩子们吃饱穿暖,还要有玩具,要有丰富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她要让这些因为各种原因过早地失去了亲人之爱的孩子们,在儿童之家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于是,张桂梅开始了她的募捐之路。

最初的时候,她到县里单位走访,请那些她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部门在经济上对儿童之家给予扶持和帮助。收获还是

希望出版社

53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有的,一些单位力所能及地对张桂梅的儿童之家进行了资金上的支持,让儿童之家的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是,一次两次还可以,老是上门求助,那些单位领导也就感觉为难了。有时候,听说张桂梅找上门来,领导们便有意无意地回避她,躲着她。张桂梅的求助之路碰到了软钉子。

山西教育出版社

53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戏台硬山顶灰脊板瓦,一面观。面阔三楹7.3米,其中明间4.1米,通进深5.9米,其中前台4.25米。砂基石台基,基高1.3米。檐柱为圆柱,高2.55米,四角须弥鼓凳础,高0.35米。移柱造,前后七檩六架椽,柱头设阑额、平板枋、梁头伸出霸王拳,斗口跳斗拱,明间一攒,跳头雕作龙头,两

次间各一攒,跳头雕作象头,鼻下卷。明间雀替镂空雕为二龙戏珠,次间雕为卷草,神兽花纹,明间设套方隔扇腿落地罩,次间设四柱垂花缘环横眉子,楣头上砖雕仙草神兽。戏台上现存木制隔扇,将戏台分为前后台,题字绘画多已漫漶不清,隔扇正中上方镌刻行书“镜里春秋”,上下场门额上书“褒善”“贬恶”。戏台东西两侧山墙人物壁画高2.43米,宽3.03米,画中人物神态各异、表情生动、形象逼真。西山墙壁画共12人,2女10男,壁画正中上方题字“花碧莲卖艺寻夫”“贺氏遇王伦”“任正干受刑”;东山墙壁画共11人,1女10男,题有“大闹四杰村”。据题字可知,画中戏曲题材出自清嘉庆年间无名

氏侠义小说《绿牡丹全传》,亦名《四望亭全传》,又称《龙潭鲍骆奇书》。新中国成立后,戏台有过维修,壁画未遭破坏。如此遗存非常罕见,王璐伟撰写的论文《山西沁源县善朴村东岳庙戏台壁画考述》在《中华戏曲》2014年第1期发表后,壁画名声大噪,也因之招来盗贼,现有壁画是太原美术学院老师临摹的。遭此一劫,善朴反从戏曲走向影视,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灰瓦,红瓦,木门,木窗,绿树掩映。石墙,砖墙,石碾,石磨,时光静好。自村西转到村东,青砖路变为煤矸石砖路,红色,依然竖砌,路旁有一石砌小房子,屋顶半敞开着,上写“绿色驿站”。

纪实

连载